

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

陶红印 张伯江

提要 本文探讨无定式把字句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变化。各类无定把字式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受限的格式,数量上远远少于近代汉语;“把个+不及物动词”在近代汉语晚期为常见格式,其功用是描写外在事物导致人物的心理情绪变化,现代汉语中基本不存在;“把一个+及物动词”格式的比率在现代汉语中较高,不过语义和语用特征不完全等同于近代汉语,主要用于表示通指意义,其次用于引进偶现新信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1) 无定式把字句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应该重新审视;2) 句法研究必须借助于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方法。

关键词 无定式把字句 双向语法化 通指 偶现信息 语体与语法

1. 引言

“无定式把字句”指的是把字后名词为无定形式的把字句。例如:

(1) 谁听说过把个抱来的闺女娇惯得象个娘娘似的。(老舍《四世同堂》)

(2) 没想到,那次运动把一个大姐死了。(Zou 1993)

这些句子中把字后头的名词性成分都带“一个”或“个”。由于这种外部形式特征常常是汉语表示无定(indefinite)名词的形式标记(吕叔湘 1944),我们把这种格式的把字句暂且称之为无定式把字句。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把有定无定看作是一种纯粹表层形式特征(带“一个”或“个”的名词成分),而把说话人和听话人对名词所指所作的判断看作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包括信息方面的已知性(given 和 new 的对立)以及理解方面的可辨性(identifiability)(陈平 1987, Chafe 1987, 1994, 陶红印 1994)。诚然,跟名词所指有关的几类属性交错严重,导致不少误解,但是我们认为把有定性(definiteness)严格界定为一个语法形式问题有利于我们描写现象和深入讨论问题。

无定式把字格式可以根据句中动词的特征进一步区分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不及物的包括不及物动词以及其他非及物成分。上述例(2)就是不及物把字格式。不及物把字格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字后头名词性成分常常是动词的语义施事而不是受事(例(2)中的“死”是大姐死)。不少的汉语语法论著早就注意到了不及物把字句的这种属性。不过通常的做法是简单地把它看成是把字句中的独特一类,有的则是把它和其他类型的把字句看作具有同等地

* 感谢北京大学郭锐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料检索方面提供的帮助。

位的一个类别。例如丁声树等(1961,95-96页)在讨论把字句时就分成两个语义类型:把字宾语是后面动词的受事和把字宾语是后面动词的施事。类似的分类也见于赵元任(1968)。有的则把不及物把字格式称之为把字句的活用格式(王力1943)或功能扩展式(蒋绍愚1997),论及这种格式的还有Zou(1993)、王惠(1997)、杉村博文(1999)等。不过这些论述都没有涉及无定把字格式在汉语中的整体地位问题。我们所谓地位问题指的是:这种格式是否为一种主流(unmarked)现象?它在功能上与其他相关格式有何异同,分工如何?进一步需要探讨的一个更一般的原则性问题是:这种对研究对象在语言现实中地位问题的研究,对句法分析有什么样的意义?

要想确定一个语法格式在语言现实中的地位,以封闭的语料库作为基础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同时我们认为,单一时期的语料也不可能清楚地对一个格式的地位作出判断,因此有必要引进历时的材料。本文所用的现(当)代汉语的材料包括口语性较强的小说,口述体纪实文学,各种散文、杂文,以及日常谈话录音等;近代汉语材料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1981年据容与堂本排印)、《儒林外史》(1977年据卧闲草堂本排印)、《红楼梦》(1974年据程乙本排印)、《儿女英雄传》(1983年松颐根据聚珍堂本校注)。

本文以使用频率作为判断一个句法格式是否具有主流地位的主要标准,同时参考其他方面的因素,特别是语体的因素(包括宏观和微观的语体因素,参看陶红印1999),当然结合语体因素来进行比较在涉及历史语言学材料时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跨时代的多语体的语料往往是不存在的,参看Holmes1994),因此这个方法我们主要是运用在现代汉语的材料上。

2. 历史发展趋势

我们主张对无定式把字句中无定名词的两种形式“把+个”(“个”包括其他单位量词)与“把+一个”分别考察。吕叔湘(1948)已注意到:“把字后头的宾语带一个个字……这个个字尽管是一个的省缩,可不一定表示后面的名词的无定性。”以下对近、现代汉语的语料考察可以说明:“把一个”和“把个”在词语搭配选择、句式选择和不同时代的出现频率等方面均表现出既相关又相异的分布特征。这两种格式的对立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2.1 两种无定格式的频率

首先从使用频率的角度来看,这两类无定式把字格式内部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我们考察的近代汉语语料中,“把个”与“把一个”在不同阶段的出现比例有十分明显的变化。

时代	代表作品	把个	: 把一个
十四世纪	《水浒》	7	50
十八世纪	《儒林外史》	12	12
	《红楼梦》	25	10
十九世纪	《儿女英雄传》	108	19

表1:近代汉语“把个”和“把一个”的比率

这些数字清楚地显示,“把一个”在逐步减少,而“把个”则有逐步增加的趋势。由此看来,“把个”应该认为是后起的格式。与前人只把“把个”看作“把一个”的省略式的看法不完全相同的是,我们认为这种变化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在起作用,包括“把”字本身意义的变化。

2.2 “把”字的虚化程度

从“把”字本身虚化的程度来看,近代汉语内部的区别也相当大。在《水浒传》甚至在《红楼

梦》中，“把”的“拿、用”的词汇意义还十分明显。下面是几个《水浒传》的例子。

(3) 武行者道：“好呀！你们都去了，老爷却吃酒肉！”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
（《水浒传》32回）

(4) 老丈见说，领张顺入后屋下，把个衲头与他，替下湿衣服来烘，烫些热酒与他吃。（《水浒传》65回）

(5) 约莫也吃了十来碗酒，智深问道：“有甚肉？把一盘来吃。”（《水浒传》4回）

(6) 那两个把一包金银递与管营、差拨，又吃一回酒，各自散了。（《水浒传》10回）

了解这种情况十分重要。因为这似乎可以解释《水浒》中的“把个”和“把一个”与其他作品中的用法的不同（详§2.3）。

自《红楼梦》以下，把字的虚化程度越来越高。证据是，越来越少的把字句可以用“拿”或“用”来替代。

2.3 “把个”的功能

在《水浒传》中，许多“把个”格式实际上是“把一个”的省略，也就是说，“把个”与“把一个”没有太多实质上的区别。例如上面举的例子中的“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把个衲头与他替下湿衣服来烘”等。

这种情况到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就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这两部作品中，“把个”已经出现了与“把一个”截然不同的功能趋势。最常见的一个用法是“把个”后面常常带上一个专有名词，尤其是以人名形式出现的专名。

(7) 说罢，把头一掉，就几步跨出去了。把个权勿用气的眼睁睁，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说不出的苦。（《儒林外史》12回）

(8) 两个月讨回，足足二百两，兑一兑还余了三钱，把个陈正公欢喜的要不得。（《儒林外史》52回）

(9) 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叫“拿宝玉来！”（《红楼梦》33回）

(10) 话未说了，把个宝钗气怔了，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红楼梦》34回）

第二个特征是，不及物动词常常是表示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的语词，如唬、气、吓、急、臊、乐等。例如上面的(9)(10)两例。再如：

(11) 平儿……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把个刘姥姥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
（《红楼梦》119回）

(12) 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还不理会。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飞红，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说什么。（《红楼梦》101回）

这些动词的特点是，它们都兼有表自主状态和他动两种功能。具体来说，唬、气、吓等既可以是外在事物导致主体自身发生这些变化（他动），也可以是就主体本身的情绪状况所作的描述（状态）。由于这类语词意义的双重特征，它们进入把字句从而产生施事宾语把字句可以说是十分合理的。从这类语词开始，我们猜想这大概是施事宾语把字句产生的一个机制。（当然不是只有加“个”才能表达心理状态，《红楼梦》也有大量不加“个”表示心理情绪的施事宾语把字句。）

这个时期的“把个”格式的第三个特征是，把字前面的主项不是一个具体的名词，而是空位，这个空位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体的事物或事件。例如：“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把个刘姥姥也唬怔了，等了半天……”“把”前面的空位应该理解为一个事态状况，即整个事件把刘姥姥

唬怔了,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物。

有的“把个”句中的不及物动词是其他类型的动词,如“没”和“哭”:

(13) 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 到底是什么病? (《红楼梦》79回)

(14) 黛玉白日已经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把个李纨和紫鹃哭的死去活来。
(《红楼梦》98回)

到了《儿女英雄传》,“把个”大量出现,描写人物心理情绪状况成为这个格式的主要语义特征,动词包括急、忙、慌、羞、乐等。

(15) 这句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把个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说道……(《儿女英雄传》3回)

(16) 十三妹离坐一把拉住,按在身旁坐下,说:“不许跑。”把个张姑娘羞的无地自容,坐又不是,走又不能。(《儿女英雄传》9回)

从篇章功能上来看,这种把字句可以起到一种转换描写的功能,即从对前一个人物或事件的描写转入对下一个人的心理描写,并体现出两者之间的前因后果的关系(参看张旺熹1991)。施事把字句自身是对当前人物的心理情绪的描写,但是“把”字的使用蕴涵了前面事件或人物对后面人物心理情绪的促发作用。虽然“把”字在这里看似多余(因为不用“把”句子内部的施事句照样成立),但从篇章的角度看并不多余。试比较:“把个张姑娘羞的无地自容”与“张姑娘羞的无地自容”,前者不独立,蕴涵了前因后果的关系,后者是独立描写性的,不蕴含任何起因。

2.4 “把一个”的功能

前面提到“把”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虚化程度以及“把个”与“把一个”使用频率的区别。其实两者是有关联的。我们可以先比较“把一个”在近代汉语里不同阶段的语用功能。

在《水浒》里面,“把一个”后面的成分常常是一个新的话语成分,但是这个成分并不属于话语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不具有话题连续性(topic continuity, Givón 1983),这样的成分在有关文献中称为“偶现(incidental 或 trivial)”新成分(Chafe 1994)。普通的及物动词在篇章中常常带出这类话题成分(Du Bois 1987)。例如:

(17) 及至引见,到了老爷这排,奏完履历,圣人望下一看,见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纪,脸上一团正气,就在排单里“安学海”三个字头上,点了一个朱点,用了榜下知县。(《儿女英雄传》1回)

这里动词“点”后面的宾语成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具备话题连续性的偶现新成分。下面看几个《水浒传》中无定把字宾语的例子。

(18) 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水浒传》56回)

(19) 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声唤到四更。(《水浒传》62回)

这些例子中的“一把锁”、“一条铁索”都是既不承前又不启后,属于偶现的新成分。《水浒传》中大量无定把字句属于这种类型,而且“把”字可以用“拿”和“用”替代,说明这个时期的“把”跟普通及物动词相当接近(例(19)中“把”和“将”同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到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把一个”的用法有所扩大。除了上述引进偶现成分的功能外,我们还发现有表通指/任指和“全称”意义的新用法。

- (20) 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做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儒林外史》49回)
- (21) 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红楼梦》27回)
- (22) 这堂客有见识,预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饰,一总倒在马桶里。(《儒林外史》26回)
- (23) 难道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罢?(《红楼梦》71回)

前两个是通指/任指的用法,表示“任何”的意思(“一个”前面可以“补”出一个“任何”);后两个是“全称”用法,表示“完全”“穷尽”的意思(“一总、都”等副词就是这种“完全”意义的证明)。通指/任指和全称相互很接近,因此用同一个语言格式。

在《儿女英雄传》里,“把一X”表通指、任指和全称的用法占了85%,只有极个别例子是用来引进偶现新成分的。

	偶现新信息	通指/任指	全称	其他	合计
次数	1	6	10	2	19
比例	5%	32%	53%	10%	100%

表2:《儿女英雄传》中“把一个”的信息构成

这说明,“把”的虚化程度和“个”与“一个”的变化,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当“把”在早期保持着一般及物动词的特征时,“把”后面的“一个”只是用来标志新的话语成分的,“把个”只是“把一个”的简化格式,两者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对立不明显。随着“把”的虚化程度的增高,“把”的用法范围扩大了,“把”和“一个”的结合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一个”本身也起了变化。我们把这种两者相互影响,同时发生变化的现象称作双向语法化(double grammaticalization)。在这个双向语法化的过程中,“把”所产生的变化是引进的对象的范围扩大了,即从原来的引进新的话语成分的功能到引进非新的话语成分,逐步到已知信息(施事成分)。对“把”字后面的“一个”来说,既然标志新的话语成分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功能,“一”与“个”这种“数+量”组合模式也可以被打破,由此简化为一个孤立的“个”。因此才有“把个”数量的不断上升。进一步发展下去,当“把”字后面引进的对象扩展到施事宾语时,“个”可以单独跟指人专有名词结合,构成“把个宝钗气怔了”这样的格式。“个”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带有特指的意味了(吕叔湘1944称之为“冠词化”),跟现代广州话的“个”的特指功能类似。上述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式来代表:

- “把”的变化: “把”(动) → “把”(介词)
- “一个”的变化: “一个”(无定式,新成分标记) → “个”(特指标记,已知/专名标记)
- 组合式: “把一个” → “把个”
- 意义: “处置” → 主体由外部事件导致的心理情绪变化

当然这里不是说箭头左边的“把”或“一个”原来的功能都全部消失了,而是说在旧的用法的基础上逐渐派生出了新的用法(Hopper 1991)。

“把一个”的另一方面的变化是保持这种组合的形式格局,但是在格式中引进通指/任指和全称的用法。“一个”本身表示通指/任指和全称并不是到近代汉语后期才出现(吕叔湘1944),可是这种用法出现在把字句中似乎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才见端倪,到了《儿女英雄传》达到高潮。如图所示:

“把”的变化：“把”(动) → “把”(介词)
 组合式：“把一个” → “把个”
 意义：“处置” → 全称,通指,任指

综上所述,近代汉语中“把一个”是原式,在此式基础上至少产生了两个变化。一是“把个”的产生。“把一个”和“把个”在早期共存,性质大致也是一样的。后来由于“把”本身的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把”后面的数量结构也进一步简化,“把个”这种组合也更加常见。“把个”的用法在后期的增加应该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把”字语义的变化和扩展后的把字格式篇章作用的变化,即原来的动宾性很强的“把一个”多用来引进偶现新成分,扩展后的“把个”专注于描写外在事物如何导致人物的心理情绪的变化。另一个变化是“把一个”自身的功能扩展,即从一般的“处置”意义引入通指/任指和全称的意义。

2.5 及物和不及物问题

上面从“把一个”和“把个”的对立讨论了无定把字格式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现在回头看看文章开头提到的及物和不及物问题。

我们发现,早期的“把”字的动词性很强,因此把字句对句中其他动词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一般及物动词和非及物动词都可以用在“把”的后面。“把”在这些序列中相当于连动句中的头一个环节(见例3-6)。

随着“把”的虚化程度的提高,把字句的范围扩大到描写心理情绪变化和通指/任指和全称的意义。这些格式出现后,把字格式中不及物动词成分大量增加。尤其是在描写心理情绪变化的无定把字格式中,动词常常是兼有表自主状态和他动两种内涵的不及物心理动词(急、忙、慌、唬、怔、气、羞等)。当然在普通把字格式中以及在表示任指/通指和全称的无定把字格式中,及物动词总是可以出现,因为用及物动词是把字格式的常态。

以上是近代汉语中无定把字格式的大致情况。下面来看看现代汉语中的情形。

3. 现代汉语中的无定式把字句

3.1 “把个”与“把一个”的分布

无定把字格式到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一个最明显的不同是,无定式把字格式,不管是“把一个”还是“把个”,都可以说是相当稀有的。在我们考察过的一千多万字的现汉材料中,所有的无定把字格式都远远不及近代汉语中的对等格式那么常见。试比较《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和王朔小说(含《顽主》、《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你爸爸》和《空中小姐》):

作品	字数	无定把字格式
《儿女英雄传》	25万	127
《吕梁英雄传》	25万	25
王朔小说四种	25万	12

表3:现代汉语中的无定把字格式

这几部作品篇幅大致相当,可是《吕梁英雄传》比《儿女英雄传》中的无定把字格式减少了足足五倍,作为当代作品的王朔小说比《吕梁英雄传》又少了一半。

第二,就“把一个”和“把个”来说,后者反而少见。“把个”在30-50年代的小说中尚有若

千用例,当代小说中非常少见。这和近代汉语材料中的情况明显不同。下面的数字显示出这两种格式的差异。

作品	字数	把一个	把个
《四世同堂》	20万	56	5
《吕梁英雄传》	25万	18	7
王朔小说四种	25万	12	0
综合现代汉语语料	1620万	577	46

表 4: 现代汉语中“把一个”和“把个”的比率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把个”这种格式只是在近代汉语的晚期呈兴盛之势,可是到了现当代汉语已经非常少见了,所以至少从使用频率上不能把它看作一种主流格式。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现代汉语中“把一个”和“把个”这两种无定把字格式的构成和功能。

3.2 现代汉语中的“把一个”

3.2.1 “把一个”在现当代汉语中的功能

现代汉语中的“把一个”格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近代汉语的特征,也就是说,它可以表达至少这样几种不同性质的东西:

1) 表全称的:

(24) 他恨不得把一肚子玩艺儿全都掏给孙子,一口气把孙子吹成个羊把式。(浩然《夏青苗求师》)

2) 表通指的:

(25) 听说能手能把一张画儿揭成两幅,画儿韩莫非有此绝技?(邓友梅《寻访“画儿韩”》)

(26) 数学教员外号“杨半本”,他讲代数、几何,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大概后半本他自己也不甚了了。(汪曾祺《徙》)

3) 表数目的。“一”本来就是个数目字,“一个”组合常常引申出各种语法作用,包括类似冠词的作用(吕叔湘 1944),“一”原本的数目意义都还或多或少的保留在里边。我们这里列出这个类别,主要是想说明,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的后起的语法意义并不那么显豁,而表达数目意义比较突出。如:

(27) “这么着也行,”祥子的主意似乎都跟着车的问题而来,“把一辆赁出去,进个整天的份儿。那一辆,我自己拉半天,再赁出半天去……”(老舍《骆驼祥子》)

4) 无定成分标记:

(28) 那时候有庆刚把一篮草倒到羊棚里,羊沙沙地吃着草,那声响像是在下雨,他提着空篮子站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羊吃草。(余华《活着》)

(29) 天佑太太把一根镀金的簪子拔下来:“卖了个,弄两斤白面来吧!”(老舍《四世同堂》)

3.2.2 “一个 N”的语言信息性质

本文开头提到,有定无定和已知未知信息是两套不同的概念。根据 Chafe (1987, 1994) 的说法,我们把有定无定看作是一个纯粹语法形式的问题:“一、个、一个、几”等形式代表无定,“这/那+名”、专名等代表有定。当然汉语没有像英语的 a 和 the 这样的无定和有定冠词,有时只用一个光杆名词,其有定性在形式上是不明确的。判断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主要是看名词

所指是否在上文已经出现过。有的名词所指在上文没有出现,可是能够从已经出现过的名词所指推测出来,Chafe称之为半激活概念(semi-active concept)或易推信息(accessible information),Prince(1981)称之为能推信息(inferable)。上述“把一个”的四种用法里,前两种都不是通常表示新信息的典型形式:第一种表全称的,由于指的是一个确定的范围,应该算是易推信息;第二种表通指的成分跟表全称的很接近。通指成分在表面上可以说是新的信息,因为在它之前,至多是出现过一个相关的个体,而这时说话人举出整类来通论,显然是带有“新意”的;但是,通指成分没有在话语中引进新的实体,只是激活了听话人意识里已有的一个类别。因而通指成分具有“半新半旧”或半激活的特点,应该也属于易推信息而不能算全新信息。

值得讨论的是第三种和第四种。这两种类型一般是作为代表新信息的典型形式的,尤其是第四种,上面例(28)和(29)清楚地显示了新信息的引入和被回指的话语过程(“一篮草……吃着草”,“一根镀金的簪子……这个”)。但是,这样用法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引入新信息的作用?进一步问:是不是以引入新信息为常态?

检索大量语料以后我们发现,在无定式把字句的实例中,像(28)(29)这样具有清楚的话题连续性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情况是,“把”后名词既不回指前面的什么成分,也不被后边的任何成分回指。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偶现新成分:

(30) 他立刻去开门。可是急忙的收回手来。他须小心,他知道日本人的诡计多端。他转了身,进到院中。把一条破板凳放在西边墙,他上了墙头。双手一叫劲,他的身子落在二号的地上。(老舍《四世同堂》)

(31) 马锐是来请求父亲批准出去玩一会儿的。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求,而是在饭后主动积极地去刷碗,扫地,擦桌子,把一切归置完了,像个有事要求主人的丫环把一杯新沏的茶和一把扇递到正腆着肚子剔牙的马林生手里,自己站在一边不住地拿眼去找爸爸的视线,磨磨蹭蹭地不肯走开,没话找话地问:“还有什么要我干的么?”(王朔《我是你爸爸》)

这几例都是叙述一个人的连续行为的,“把”后名词,如例(30)中的“一条破板凳”、例(31)中的“一杯新沏的茶”、“一把扇”,在它们所处的言语片断中,虽然是新信息但并不属于引进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从形式表现上看,也无一例是具有话题连续性的,即,既不承前,也不启后。这种新信息和有话题连续性的新信息显然不能等同。

再看看真正的“新信息”类别。从统计数字看,表示新信息的所占比例不低(见表5),可见这是一项正常功能。怎么认识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从词汇形式上观察新旧信息只是表面的观察,问题的实质是更大环境中的话题连续性。那么,这种名词所指代表新信息的把字句在话语环境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

张旺熹(1991)指出,“把”字结构总是存在于一种广义的因果关系之中。他把“把”字句的语句形式归纳为四种:

- A. 原因 + 把字结构(手段) + 目的;
- B. 原因 + 把字结构(结果);
- C. 把字结构(手段) + 目的;
- D. 相对独立的语句形式。

他根据数量统计表明,前三种形式在实际使用中所占比例近60%,而其中B、C两种各占约28%左右。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把字结构作为条件的(C)和作为结果的(B)是最常见的两种情

况。这两种情况体现了句式在话语环境中的不同地位:作为条件的,是“把”字句这个分句作为背景信息,后续分句是前景信息;作为结果的,是“把”字句这个分句作为前景信息,前导分句是背景信息。在前一种情况(C)里,“把”后名词是个新引进的信息,“把”后谓语并不是语义焦点;在后一种情况(B)里,“把”后名词往往是旧信息,“把”后谓语是语义焦点。所谓“把”字引出新信息的现象,总是出现在第一种情况(C)里。虽然名词是新出现的事物,但整个分句只是背景信息。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几点认识。先说无定把字格式本身。第一,这种“把字句”确实既可以带有定名词又可以带无定名词。第二,“把一个”后面的名词所指的语言信息性质非常特殊,通常不代表一个回指性的旧信息成分,也不可能引入全新信息的作用。即使有新信息,往往和真正带话题连续性质的不同。

上面的讨论也涉及了一些更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无定把字格式暴露了传统的已知未知信息两分法的弱点,说明对语言信息作更细致的分类是大有必要的。除了可以区别已知(旧)信息、未知(新)信息和易推信息外,还可以考虑区别1)有启后作用、带话题连续性质的新信息,2)不具备承前启后作用的偶现新信息,以及3)无所谓新旧的通指/任指和全称名词所指。其次,“已知信息”作为一个范畴也是一个连续统。有些已知信息的基本语义信息(如“茶”)是已知的,可是与之相关的某些重要质量特征(“新沏的茶”)可以是新的,这些概念用无定表层形式来表达,结果可说是一种语义信息混合体。这些看似烦琐的分类显然对于我们彻底弄清把字句的实质和运用规律是有必要的。

3.2.3 各功能类的出现频率

以上讨论的“把一个N”的几种常见功能类型,在实际使用中分布各异。我们统计了现代汉语1620万字的书面语料,共得“把一个N”形式577例。以下是各类型出现次数和频率:

	一般新信息	偶现信息	旧信息	通指	全称	数目
次数	82	147	7	178	56	107
比例	14%	25%	1%	31%	10%	18%

表5:“把一个N”的信息构成

统计数字表明,现代汉语里,无定式把字句的各种用法中,表通指(以及全称)的和表达偶现的新信息的用法是主流。这样的分布格局说明现代汉语的“把一个”在用法趋势上也基本上全面继承了近代汉语的发展特征,即,以表达通指、全称为主——这是近代汉语晚期的特征(参看上文有关《儿女英雄传》的材料),其次是引入偶现新信息——这是从早期近代汉语沿袭下来的特征(参看上文有关《水浒传》的材料)。

既然通指和偶现新信息成分出现频率高,我们下面对它们的地位和性质问题再作些考察。

3.2.4 通指性作为基本语义

对于出现频率最高的通指性名词,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是不是象征了“把一个N”这种格式的原型特征?这个问题要获得肯定的答案,除高频这一点外,我们还寻求其他证据。一种格式的原型意义,就是它无标记的(unmarked)性质,其一,在不依赖特别语境的情况下,一般都做该种意义理解;其二,当影响理解的不同因素明显冲突时,以该种意义为最终归依。

为证明上面谈的第一点,我们考察了现代书面汉语中极为典型的一种独立于特定语境之外的语体——词典的释义语言。结果发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语言中,除了个别有标记

的例子(如“把一切……”)以外,所有“把一个 N”形式都是表通指的。例如:

(32)【转达】把一方的话转告给另一方。

(33)【重读】把一个词或一个词组里的某个音节或语句里的某几个音节读得重些,强些。

(34)【洗劫】把一个地方或一家人家的财物抢光。

(35)【黄金分割】把一条线段分成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与全长的比等于……

词典释义讲的都是一般情况,很少有较多的上下文,更没有特定的说话情境,所以说这种语体比较清楚地凸显了句式的无标记意义。上面这项调查的结果初步证明了通指意义在无定式把字句里的基本性。

为证明我们提出的第二点,即多重因素交错时的理解倾向,我们选择了词汇意义上矛盾最为突出的“一个+专有名词”现象进行考察。选取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原则上,凡是可以加‘一个’的名词,一定本身是无定性的,即多个之中的一个。”“人名和地名是有定性最明显的名词,我们也常常看见它们的前头加用(一)个。”(吕叔湘 1944)

通指的实质是类意义。以下几个例子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专有名词”所获得的类意义:

(36)正因为这一切,白书记宁肯暂时把一个哪怕是坏蛋的马某人扶上台,也不忍心伤害了郑全章。(邹志安《哦,小公马》)

(37)这时他躺在炕上,光顾抽大烟,把一个老实巴交的老田头晾在一边。(周立波《暴风骤雨》)

(38)我们坚信各成员通过共同努力,加强合作,一定能够克服东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暂时困难,迎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把一个发展前景广阔的亚太地区带入新的世纪,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0日社论)

(39)双方一致认为,把一个健康、稳定、持久的中日关系带入新的世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贡献。(《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日社论)

例中说明性的定语“哪怕是坏蛋的”、“老实巴交的”、“发展前景广阔的”和“健康、稳定、持久的”划定了一种类别,后面的专有名词不过是例示这种类别的一个成员(例 36-37);或者是把名词所指归入这个类别(例 38-39),反映了说话人的一种期待。

我们注意到吕叔湘(1944)对人名之前带“(一)个”的现象曾经做出解释,他指出“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处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朱子语类》)这句话的意思等于“生孔子这么个人……;没有孟子这么个人……”。从这个解说中,我们清楚地看出吕先生把该种用法归结为“类”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指”意义。这个解释跟我们考察到的现代汉语多数例子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汉语中,“把”后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往往是实现为通指意义的。我们不妨看看现代汉语里的两个例子:

(40)上半场我在不停的赞叹,桑特拉奇真是了不起,把一个鲁男子,整成一个贝尔格莱德红星。(电视谈话节目《五环夜话》录音)

(41)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余秋雨《洞庭一角》)

前一个例子应该理解成“把那样的男运动员也培养得那么好”,后一个例子应理解成“把洞庭湖那样的地方搅得神神乎乎”。

通指意义的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主导地位不禁使我们推测,这是不是“把一个”

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在近代汉语中“把一个”是呈衰落趋势的,而且多用来表示全称意义(参看表1和表2)。现代汉语中的“把一个”远远超出“把个”,而且多用来表示“通指”“类化”的意思。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功能使“把一个”在现代汉语中复活了。

3.2.5 语体特征

统计数字表明,通指成分跟偶现/新信息成分的频率在现代汉语中都较高,分别占首位和第二位。从信息内涵上看,它们也带有一致性,即,它们都不具备话题连续性,不代表典型的新信息。但仍然需要解释的是,这两个高频的类别在使用方面有什么区别?这里我们再从语体角度入手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所统计的现代汉语语料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大的语体类型:叙述性语体、对话性语体和说明性语体。叙述性语体主要是小说、散文中的叙述语言和杂文语言;对话性语体主要是小说、散文中人物的对话部分和电视剧、话剧的脚本语言;说明性语体包括各种法律法规、理论著作(如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三)》、方富熹、方格主编《儿童的心理世界——论儿童的心理发展与教育》、许纪霖著《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教材(如郑人杰著《实用软件工程》)、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等。以下是统计结果和例子:

	偶现新信息	通指
叙述语体	229	125
对话语体	0	8
说明语体	0	45

表6:偶现新信息和通指名词成分在几种语体中的分布

- (42) 钱康离席去门后搬出个早已订好的双层大蛋糕,大家帮着把一匣蜡烛往上插。(王朔《无人喝采》) ——叙述语体里的偶现新信息
- (43) 只要他一拍桌子,骂一声“汉奸”,就可以军法从事,把一个人拉出去枪毙。(汪曾祺《八千岁》) ——叙述语体里的通指成分
- (44) “我有办法把一个丑女人变成独一无二的一美人,不费吹灰之力。”(王朔《痴人》) ——对话语体里的通指成分
- (45) 孩子一说“这不好吃”“我不爱吃”,家长就赶紧把一种新食物换成孩子常吃的食物,造成偏食。(方富熹、方格主编《儿童的心理世界》) ——说明语体里的通指成分

以上是宏观语体的一项考察,下面我们再看看微观语体的表现差异。所谓微观语体,指的是在叙述语言中,处于叙述主线上的句子和不陈述主要事件、仅为叙述提供辅助信息的句子的差异,亦即前景(foreground)和背景(background)的差异(Hopper, 1979)。我们对出现在叙述语体里的229例偶现/新信息和125例通指成分又做了统计,以下是统计结果和例子:

	偶现新信息	通指
前景句	221	2
背景句	8	123

表7:偶现新信息和通指名词成分在前景和背景中的分布

- (46) 老阮头把一筐碎木头倒在水房中间,涌起一股呛鼻子尘烟,郭大柱赶紧屏住呼吸。(邓刚《阵痛》) ——偶现新信息处于前景句

(47) 前天把一个卖瓜子的捆了一绳子,昨天又把一个木匠的家伙收了,害得人连哭带嚎。
(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偶现新信息处于背景句

(48) 我一会儿上房,一会儿挖土,干得满头冒汗,不到两小时,我就把一个最原始而又最合乎科学的取暖炉砌好了。(张贤亮《绿化树》) ——通指成分处于前景句

(49) 能够把一张报纸,不管是哪里印的,和哪一天的,拿进城中来的,几乎就可以算作一时的英雄!(老舍《火葬》) ——通指成分处于背景句

综合以上两项统计,我们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偶现/新信息倾向于叙述性,通指成分倾向于说明性。这样,现代汉语里的两个最常见的无定式把字句的分工就得到了完全的解释。

3.3 现代汉语中的“把个”

3.3.1 “把个”句式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构成

前面说过,现代汉语里“把个”在出现频率上呈萎缩趋势,根据我们的考察,它的用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近代汉语“把个”格式中的谓词成分常见的是不及物心理动词(即兼有“他动”和“状态”的动词),而在现代汉语的格式中,动词大多数为及物动词:

(50) 金三爷不能把个常叫“打倒日本鬼子”的小外孙子带着到处跑……(老舍《四世同堂》)

(51) 正是历史上最乱的时候。工地上工伤不断,那回,从三米高的地方掉下东西,顿时把个娃子打得七窍流血,眼看着就不行了。(张辛欣、桑晔《北京人·龙门阵》)

从“个”后面的成分来说,除了专名外,名词成分类型也扩大到非指人的类别:

(52) 临走,贾凤楼把个红纸包塞在那五手中说:“进茶社给小费,总得花点。”(邓友梅《那五》)

(53) 曾作过一任知县,却缺少处理行政能力,只想改革,不到一年,却把个实缺被自己的不现实理想革掉了。(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故事》)

在句子格局方面,晚期近代汉语的“把个”句常常表现为零主语,句子表达的是主体受外在事件的影响而产生了某种心理情绪变化。因为该事件通常在上文已经给出,在把字句开头没有用一个语词来代表。现代汉语的“把个”句常常有主语。

3.3.2 “把个”在现代汉语中的功能

上文说过,在近代汉语里(特别是近代汉语后期)“把个”这种格式常常用于表达人物的心理情绪变化。这种用法在现当代汉语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失去了这个曾经是最重要的功能以后,“把个”在现代汉语里似乎失去了它的立足点,于是我们看到,它在语体分布和表达信息类型上一部分是继承了近代汉语用法,一部分是分担了“把一个”的用法,总之没有鲜明的表达功能显现出来。

先看语体分布。在近代汉语里,“把个”是个带有强烈口语色彩的表达式,考察表明,现代汉语里依然如此。我们在1620万字的综合现代汉语语料里共得到“把个”用例46个,全都是出现在口语色彩较浓的小说里,其中12例是在对话语言中,34例是在叙述语言中;说明语体中无一用例。

再看“把个”后面所带的名词性成分的语言信息的性质,跟“把一个”不尽相同:

	偶现新信息	旧信息	通指成分
数目	9	25	12
百分比	20%	54%	26%

表8:现代汉语“把个”格式中的信息分布

这个统计显示,“把个”跟“把一个”一致之处在于都不引进典型的新信息;而明显的相异之处在于表示旧信息的比率极高,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成分:专有名词、亲属名词、身体部位名词、现场已知物体名词。这可以说是“把个”在近代汉语里以带专有名词为常的用法的自然延伸。总起来看,我们认为“个”的主要作用是专化和类化,不在于指示名词信息的性质:

(54) 既然已经把个孤儿抱回了金府,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扔出去!(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个”既指“这个孤儿”(专化),又指“这样的孤儿”(类化)。

(55) 九爷说:“你把个烂手猛一举,差点碰了我的鼻子!”(邓友梅《烟壶》)

这里的“个”指的是专化的“这个”。

(56) 一年半载也不到他家去一次,把个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的脾气。(赵树理《三里湾》)

(57) 他撩了鹿书香一眼……心中咒骂,手指在膝盖上无声的击节;小小的个东洋留学生,人模狗样的竟自把个地道英国硕士给压下去,什么玩艺!(老舍《东西》)

例(56)和(57)都是句中同时有前后两个“个”,一个在把字句中,一个不在,都是专化的“这个”或“这么”的意思。

4. 结束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无定式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以及相关格式的功能分工。结果表明,无定式把字格式从近代汉语晚期到现代汉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有下面几条。第一,各类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受限的,数量上远远少于近代汉语。第二,“把个+不及物动词”在近代汉语晚期为一常见格式,其功用是描写外在事物导致人物的心理情绪的变化。现代汉语中“把个+不及物动词”的格式基本上不存在。第三,“把一个+及物动词”的格式的比率在现代汉语中超出近代汉语,不过语义和语用特征不完全等同于近代汉语。早期这个格式多用来引进偶现新成分,后来从一般的“处置”意义扩展到表示全称(以及通指和任指)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它主要用于表示通指意义,其次用于引进偶现新信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无定式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必须重新加以审视。

确认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例如,在当代一些形式句法学论著中,有些学者拿一些脱离语境的“把(个)+施事+不及物动词”句(如“没想到那次运动把一个大姐死了”),说明现代汉语把字句的性质(如“把”是一个可以赋值的功能核心;把字句在底层存在着名词移位和动词提升的过程等)(Zou 1993)。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分析的理论价值多加评说,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样的论著中,无定式不及物把字格式常常被看成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主要、常见类型(Zou 1993)。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格式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句子的基础上讨论把字句的理论问题不能不说是十分危险的。从另一方面来说,纠缠于这种格式的抽象的生成过程而不顾及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实际用法,往往会忽略一些很有意义的实质性问题。本文开头也谈到,有些传统描写语法学论著把汉语把字句分成两大类:把字宾语为受事者和把字宾语为施事者。这种分类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无形中也扭曲(拔高)了无定把字格式的地位。另外,从我们对实际材料的考察结果来看,这种以施受语义关系为核心的分类方法还应该和其他的分类办法结合起来考虑才显得更有意义。例如可以考虑根据把字格式所引进的名词所指的信息性质划分[+已知信息+话题连续性][- 已知信息+话题连续性][- 已知信息-话题连续性];根据话语地位划分[叙述性][说明

性]等。上述结果表明,在句法结构的研究中有必要根据经验材料对所研究的现象在语言现实中的地位作出明确的交待,这种定位工作本身应该成为句法研究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如果不是更基础的部分的话。

参考文献

-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 1997 《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中国语文》第4期。
- 吕叔湘 1944 《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948 《把字用法的研究》,同上。
- 杉村博文 1999 《“把个老汉感动得……”について》,《现代中国语研究论集》,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会。
- 陶红印 1994 《言谈分析、功能主义及其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文出版社。
- 1999 《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当代语言学》第3期。
- 王力 1943 《中国现代语法》(上卷),商务印书馆“汉语语法丛书”本,1985。
- 王惠 1997 《从及物性系统看现代汉语的句式》,《语言学论丛》第十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伯江 2000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第1期。
- 张旺熹 1991 《“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Chafe, Wallace. 1987. *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Information Flow*. In R.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21 - 5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o, R. Y.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u Bois, John W. 1980. *Beyond Definiteness: The trace of identity in discourse*. W. Chafe, ed.,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Norwood, NJ: Ablex. 5 - 90.
- . 1987. *The Discourse Basis of Ergativity*. *Language* 63.4:805 - 855.
- Givón, Talmy. 1983. *Introduction*. In Givón, ed., *Topic Continuity in Discourse: A quantitative cross-language stud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olmes, Janet. 1994. *Inferring Language Change from Computer Corpora: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CAME - Journal* 1994:18.27 - 40.
- Hopper, Paul J. 1979. *Aspect and foregrounding in discourse*, T. Givón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12.
- .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Traugott, Elizabeth & Heine, Bernd,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7 - 35.
- Hopper, Paul J. &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2:251 - 299.
- Prince, Ellen. 1981 *Toward a taxonomy of given/new information*. In Cole, P., ed. *Radical Pragmatics*. NY: Academic Press. 223 - 56.
- Zou, Ke. 1993. *The Syntax of the Chinese BA Construction*. *Linguistics*, 31.4 (326):715 - 736.

(陶红印 美国康乃尔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 张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